

<<妖祥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妖祥门>>

13位ISBN编号：9787532133499

10位ISBN编号：7532133494

出版时间：2008-08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李蕾

页数：25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妖祥门>>

前言

玩文字如合面，要揉得到，这需要艺术的感觉。
而艺术感觉无非就是想象力，是文字的情绪化的搭配出节奏。
在这里一切都是形式美。
文字的准确、干净，飞扬和幽默，李蕾是非凡的，她的文字墨有音响，如一群少女相聚的笑，或故意戳你一下，撞你一下的无邪的嬉闹。
人长得干净（干净了就美丽），文字也干净，这是男作家们做不到的。
男人如有才，常常有邪气，或者卖弄，慢慢就污染了。
现国内那么多女作家，声名远播，其实艺术上的感觉都不及李蕾。
想想做了那么多“开坛”，坛主们恐怕谁也不知道主持者的才情，许多坛主其实是很低级的。
这如同沈从文给人讲解文物。

<<妖祥门>>

内容概要

收录了李蕾的散文作品：《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百合心》、《秘密》、《想做的和不想做的》、《茅山术与狐狸精》、《端一轮月亮照见我》、《因为我是杨丽萍》、《婴儿粉之女友们》、《一场和文字有关的唯美舞蹈》、《我那滚滚而下的风流》、《妖祥门里的秘密》、《把信寄给茱丽叶》、《无端》、《七零年代常识》、《秘境》、《蓝色蒙古》、《一颗白白胖胖的眼泪》、《我和两个妖祥门》、《我需要一条狗鱼在咬》、《怀抱桃花的小女生沉默了二十年》等近百篇。

<<妖祥门>>

作者简介

李蕾，出生于70年代的西安，年少时代园季分明，不断折腾，跳槽十余次，讲标准汉语，饮北方水土，文字来历不明。

2000年后蜗居西安，目前于陕西电视台谋饭，主持谈话节目《开坛》，至今写字百万，已出版《画皮》、《锄禾》。

<<妖祥门>>

书籍目录

序——与朋友谈李蕾片断 / 贾平凹第一辑 端一轮月亮照见我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百合心秘密想做的和不想做的茅山术与狐狸精端一轮月亮照见我窄门揉碎桃花十万佛塔的奇迹琥珀一个理直气壮的鬼我这么美对付一个刻骨铭心的灵魂你不是我的绸缎我的黑山羊睡着了为一个不愉快画上句号不写字我还能做什么呢冒险苏醒每一朵深情退路简单需要简单爱微神的觉察第二辑 两个姿娘鸣翠柳因为我是杨丽萍婴儿粉之女友们良宵傅查送我一只羊她是世间最美的毒一场和文字有关的唯美舞蹈两个姿娘鸣翠柳画家从朋友小兵说起这故事怎么讲不完第三辑 我那滚滚而下的风流我那滚滚而下的风流妖祥门里的秘密野生姑娘白阳光与绿苔薛欠债的青春期弄瓦一条被拒绝的狗相亲相爱都不贱单细胞的声声慢二十岁遇见苏东坡旧爱把白棉花变成尘埃林青霞先我而老花瓣佛第四辑 高跟鞋上的记者把信寄给茱丽叶无端七零年代常识高跟鞋上的记者那时闷骚复长啸世界上总有让我变傻的人饥饿感各自去老，天下无双纸上故乡27楼上的一分钟一瞬间的女友寄给他的空白明信片谁认识非洲酋长我已经成为传奇带本《雪国》去米园第五辑 站在但丁的爱情边上秘境蓝色蒙古一颗白白胖胖的眼泪那些花儿站在但丁的爱情边上藕丝褐对小桃红西安真相华山关西七日：樱花时节的旅行竹里馆、白狐和菩萨贼惦记秦岭第六辑 妖祥门背后的时光我和两个妖祥门我需要一条狗鱼在咬怀抱桃花的小女生沉默了二十年想起两部失败的小说梦见果果的家那些钟爱我的人们我离开了乞力马扎罗的雪没安全感的姑娘我还在期待什么我什么时候害怕独自一人失去一切的早晨你在青苔的路上行走旧梦年

<<妖祥门>>

章节摘录

第一辑 端一轮月亮照见我 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 1.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
我叫李蕾。

在这个世界上，五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是阔叶乔木浓密的树冠，我就住在树木的头顶上，可我常常以为这里是深深的海底，我永远记得，“在大海的深处，海水像矢车菊那么蓝，像最亮的玻璃那么清……” 在这样的海底，只有我一个人，从卧室到达客厅需要六步，其间穿过一片玻璃般透明的蜘蛛网，它们是我的海底森林。

2.我不停地想要改变。

我买了很多衣服，衣服让我看上去像完全不同的人，当我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或者索性什么也不穿，我惊奇地发现，从卧室到客厅依然需要六步，生活并没有因为衣服发生任何变化，我依然孤独。

眼睛走出去，外面是花园，有彩色的滑梯和秋千，种着《大西洋底来的人》里那种神奇的蔷薇，还有日本樱花，大叶女贞和竹子。

只要我跟着眼睛走出去，所有的孤独就会从树顶飞向高高的天空，像野鸽子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我把自己关起来，一遍一遍洗澡，沐浴液发出海洋和松树的气息，我保存煮过的咖啡粉末，它能让鼻子保持灵敏，我嗅嗅它，再嗅嗅自己，害怕一个人呆得太久太无趣，会变成僵尸，像中世纪的古堡，里面住着因为复仇而永生的灵魂，拖曳着华丽的绸缎长袍，血管里被填满防腐香料。

孤独包裹着我，有色泽有纹理，一层坚硬洁白的孤独。

连偶尔飞过的鸟也知道，包裹生命的蛋壳异常完美，但它并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必须啄破它，挣裂它，才能在天幕中展开斑斓的飞翔。

在梵文中，鸟被称为二次诞生，先民们还认为蛇长生不死，它每一次蜕皮都能重生，还有水，水也是永恒的，它可以自己饮下自己。

那么我呢？

一个人怎样才能挣脱孤独的命运？

当我写下这些字，它们就来治我的病，像一片密密麻麻的针眼儿，扎进我滚烫的屁股里，又痛又怕，获得拯救。

3.我准备开始写了。

有必要提醒你，这是一句充满了误解的话。

一切都不是从准备开始的，谁能为了吃饭准备一个饥饿的肚子？

为解渴而准备舌头？

写字就是自然降临的。

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它不请自来，如同少女的初潮，伴随着紧张和疼痛，赋予一个身体某种能力。

我想再提醒你一次，这种能力虽然无法培养，但它并不是与自我分离的，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七个女生一起看《红楼梦》，一起练字，在课本的边角上抄唐诗宋词，记住大量诗人的名字，这也许是七十年代生人鲜明的青春，人人都是文学青年。

我们学习贾探春组织了文学社，各自起笔名，互相鼓励，说总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个会写得比三毛、张爱玲更好。

七个人里最会笑的那个女孩子，笔名叫绿姑娘，因为她刚刚看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第一次见到夏绿蒂，她正把一块蛋糕分给孩子们，穿着一条绿色的裙子。

那时候，“维特”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本书，在传阅的过程中，书角翻卷，封面溅上了几粒小小的酱油。

大约十年过后，我又见到绿姑娘，她当了女工人，准备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精算师，她说全中国只有20多个精算师，儿子吃了这碗饭就不用再担忧了。

我在她面前闭上嘴，闭合嗓音里荡气回肠的青春，十年前，她没有发表过任何一个字，她是我的绿姑娘，现在一切都变了。

变化的力量从意想不到的角度联合在一起，越来越像一种运动。

我知道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坐下来写东西的想法，只是有些人无法忍受孤独，他们找到了逃避的方法，

<<妖祥门>>

另一些人忍耐下来，成为作家，这并不神秘。

4.我不喜欢见人，他人是无底的黑洞。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正在一步步走向约会的反面，我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呆着，关上门，很少饥饿，甚至不再需要什么，房间里到处都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孤独，谁也拿不走，空中飘浮着难以描述的气味儿，像钢铁厂在制造一艘大船，或者是一头獾正在被炼成獾油……早在很久以前，人们已经发明了封闭的容器里蒸馏鲜花，得到一粒粒迷人的水珠，现在我蒸馏着自己，我开出的花儿太骄傲了，因此耗尽了理智。

我在闷热的回忆里辨别出2002年的气味儿，那年四月，我跟着车队在青藏公路上走了十多天，翻越唐古拉山口，在拉萨街头跟踪磕长头的女人，八角街上威风凛凛的康巴汉子给我看了他的腰刀。第三天，我租了当地的吉普车去看天葬，司机是藏族人，他告诉我，在太阳升起的那座山上住着隐士，隐士们盘着腿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更高的树上。

天葬开始之前，喇嘛先要点燃一种植物，叫做信香，烧出白火苗，一股白烟笔直地朝上走，像一把斧头直立在半空，又朴素又纤细，将山一劈两半。

接下来，秃鹫来了，如同黑黢黢的森林千军万马的倾塌下来，翅膀铺天盖地，辉映着轰隆隆的风。

那种风让我忽然流出了泪水，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哭，似乎这颗心生存到了必须要哭泣的地步。

在五层楼的高处，我再一次泪流满面，孤独就是我的信香，当它燃烧起来，成千上万的文字会在空气中呼啸而来，文字就是食人的秃鹫，用锋利的牙齿啃噬我，用咒语驱使我，吃光了我的身体，逼迫我的魂魄写出第一个字，一旦它被写下来，就具有独立的命运和未来，不归我，也不被任何人决定。

实际上，在我开始写之前，它已经在那儿等候着。

5.把窗户弄暗，打开台灯，坐下写。

绝对不要在背后看，那些字的形成不允许观看，它们羞涩，羞涩到你难以置信的地步，相信我，目光能让它们大面积死亡。

在这个角落里，没有眼睛，只有我单枪匹马的一颗心在跳，我在心里说，宝贝，你们来吧，往下跳，每一个字都踩着活蹦乱跳的心。

我的台灯像一个驼子，鼻尖上驮着一枚灯泡，安放在房间的死角，我的每一字都是这个死角生出来的。

有人问我怎样才能不停地往下写，我不知道，我从来没那么强悍，很多时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等待，发呆，眼看着大块大块黑色把房间填满。

即便是空白的也不需要被打扰。

独自在家的下午，我听到这栋楼里有人唱陕北民歌：兰花开完红花花开，黑夜里想你没办法……歌声让我难过，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肯定有和我一样感到难过的人，我们仰望的是同一个星空。

还有一次，楼下有人吹了一夜萨克斯，他扎着一把又黑又直的长头发，走路一蹦一蹦的，背影像一匹马，我在阳台上看见他，就蘸着水在花盆上写一个马字，花盆里种着杜鹃，繁盛季节一天开一百朵花，第二天，所有的花都枯萎了，我知道杜鹃花跟着马走了，如果你见过一匹白马，腿上重重叠叠擦满花纹，就是我家的杜鹃花附在那里的。

6.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夏天的空气里有爱情，花草都长疯了，我写得很慢很少，心里乱。

后来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工人在楼下修剪灌木，拿着一把大剪刀，我很想知道剪下来的叶子最终会被运到什么地方，万事万物都要面临最终，有一天我也会死去，我希望找到一个人，把我的骨灰喝下去，用一个活的身体，而不是冰凉的盒子来葬我。

7.什么时候我学会写第一个字？

那些字教给我什么呢？

似乎再也找不到答案了。

我当小孩子的那些年，太阳似乎比现在白，雨点比现在大，人也更勇敢，不怕感冒、不怕陌生人、不怕弃丢家门钥匙。

我曾经喜欢过淋雨，下雨了我不跑，跑了前面也在下雨啊，就有那么一次，我在雨地里走，头发和衣服竟然没湿，很神奇，我走在了雨的夹缝里，一直走了这么多年：现实与梦想，喧嚣与孤独，底

<<妖祥门>>

层与珍珠，爱与恨……一道道夹缝，犹如一道道光芒四射的闪电划过，在我身上留下明亮的擦痕。有时候，我故意把伤痕夸大，是要哗众取宠，博得某些爱意，但是我从来不后悔，也不曾侮辱那些字提供给我的生活。

看过一个中国故事，画家要画一只老虎，为此穷尽一生，最后，那只老虎从画布上下来，吃掉了画家。

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我叫李蕾，有一天，现实中的李蕾也会被她所创造的那些字吃掉，以身饲虎，立地成佛。

百合心 我知道你一直在看我写的这些字。

我并不想见到你，写的人和读的人，永不相见才是成全。

钱钟书有一部未竟的长篇小说《百合心》，他说，人的心就像百合一样，一瓣一瓣地剥落，到最后一无所有。

我喜欢这三个字，百合心。

脆弱清凉的心，我一直认为自己能写的就是寂静的个人体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道路和内心，一些微小但郑重的碎片。

有人问我，你写的那些都是事实么？

我只能说，那些内心都是真实的。

我把一句话写出来，这句话就不再属于我，有时候我惊奇的发现，它们自行创造生命和意义，这是很好玩的事情，它们从我的心灵里长出来，让我扩大了。

我不能对自己写出来的任何东西做出任何判断，我只想不停地往下写，写那些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复杂意象的句子，并期望它们善良、干净、有光芒。

有时候我看到自己的未来，那些字像水一样流动、易变，最终消失，它们带着我的个人气质，面临误解和放逐，我只是不停地写啊写，直到这颗心像百合一样落尽，一无所有。

秘密 我喜爱数字的7，它是我隐秘的生命密码，意味着历经曲折总要相见的人，无数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错，对善变的忠心耿耿，对气息和颜色充满警惕。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喜爱，说明我并不了解住在我身体里的这个灵魂，很多时候我们对峙，窥视，相互折磨，只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认为，生命存在就是为了说莫名其妙的话，做莫名其妙的事，莫名其妙的流泪和快乐。

如果每一天每件事都是有用的，会让我无法忍受。

我只关心美的东西，不管它是否实用，我看不见眼前发生的事情，却对遥远的神话时代异常了解。

我知道嫦娥为永生痛苦，蛇妖是女娲从公鸡蛋里孵化出来的，与黄帝大战的年代，蚩尤族的女子生了十个儿子，他们住在东海，每天早晨去盐池洗澡，盐池旁边长着一棵扶桑树，粗壮茂密，一直长进云霄。

这些是挂在我神经上的秘密。

普通人等待生命向自己展开秘密，少数人，他们是被挑选出来的，他们本身就是秘密，是生命的雕塑、油画、音乐、是独立的艺术品，不受天地指挥。

他们是美丽的人生，美丽的脸和美丽的灵魂，他们引起我的疼痛，如同一个故事，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并不怎么重要，但主人公的悲欢却能悸动人心，让敏感者复活，让麻木者受伤。

我不是个聪明的人，也不够了解自己，被别人赞美聪明我还要生闷气，我讨厌聪明，它有一种强大的破坏力，破坏了美的和谐。

我不够美，也畏惧美，它太容易消逝，像一种随时都会被夺去的特权，令拥有者惴惴不安。

才华也许比美持久一些，因此我从小就被告诫应该学这个学那个，学所有被认可为才华的本领，一旦遇到真正决定命运的关头，即便有惊人的才华白送给我，我依然糊涂，犯那些已经犯过的错，并且执迷不悟。

年纪越长，就越发觉生命是一个秘密，后天学来的技巧和知识都不可靠，假如没有被命运挑选，百般不及他人，我也宽容了自己，谜底不过如此。

想做的和不想做的 我想做的事：私奔，写让自己满意的东西，泡功夫茶，看完书架上的书，

<<妖祥门>>

睡懒觉。

我不想做的事：上班，早起，运动，见人，看完书架上的书，写让自己满意的东西。

我把它们写出来，长久地看着，这是两个不同的我，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厮打一团难分彼此，我不理解它们为什么不能一刀两断，可是我的不理解并不表示它们会消失不见，在没有好办法之前，我允许它们吵架，尽量吵得短一些，允许它们悲观，但一定要在活着的时候与命运和解，允许它们制造危机，但要有谈笑间灰飞烟灭的气度。

有一次去大学讲座，我说自己是很分裂的。

有个女学生问我，为什么要分裂呢？

她的眼神很清澈。

我不能撒谎，可我真的不知道，很多事情都没有因为所以，只有结果，这个结果一下子出现了，它刻不容缓坚不可摧，我们才试图在回顾中寻找蛛丝马迹来证明它。

有意思的是，种种矛盾纠葛对于写字的人来说都是恩赐，我只是一个又一个结果相加的总和，文字才是此间千折百回的漫长回顾，想得好却做不到，对我来说是常有的事，此间的赴汤蹈火、手刃强敌皆可成为纸上的惊心动魄。

茅山术与狐狸精 杨锦麟是我的朋友，他和茅山道人是好朋友。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秘密，说出来是不是泄露天机，书上说茅山道人法术厉害，他们在村口的大树下挖一个坑，把衣服埋在里面，整个人就消失了，科学的说法是“隐身”。

这个隐身人大摇大摆走进村子，没有人看见，他在农家玩，玩累了呼呼大睡，饿了就去人家厨房吃东西，他没钱，所以师傅规定：吃了人家的东西一定要在灶台上拉一泡屎，类似于梁山好汉在墙上题字：杀人者××也。

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不遵守这个规矩，法术就被破了，以后再不能隐身。

杨锦麟问过茅山大师，说我今年走鼻子运。

我有点懵，完全不了解我的鼻子，通常是这样，最不易了解的就是我们最为习惯的东西。

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星球，心脏的“脏”和肮脏的“脏”是同一个字，六一是成年人最想过的节日，电台主持人问一个小孩子最想要什么礼物？

他说，弟弟。

某些人因为扮演穷人而变富了，我头朝上走路，而在星球的另一端，一些人正头朝下走路，钢铁可以飞翔，千里眼顺风耳是高科技，地球被我们称为生活，而整个太阳系里则挤满了未知的人和死去的人……我喜欢这些与理智毫无关联的逻辑，喜欢神话胜过喜欢历史，历史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但真实的基础往往是谎言，只有神话能让我着迷。

在安徒生童话里，巫婆住在海底，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泥煤田，到处黏糊糊的，巫婆用白骨搭建房子，她正嘴对嘴的喂一只癞蛤蟆吃东西，水蛇在她肥大松软的胸口上爬来爬去。

有一天。

海底那个顶小顶美丽的人鱼公主找到她，小人鱼用海里最美的声音交换人类的双腿，巫婆割开胸口，让黑色的血液滴进药锅，喝下一罐沸腾的药，小人鱼疼痛得昏厥过去，鱼尾被分开，通往她命运的交叉小径也就此分开，她将得到王子的爱，拥有一个不灭的灵魂，或者变成一堆泡沫，在太阳升出海面的时候魂飞魄散。

相比之下，中国式传奇的结局更加清晰，皇帝宠爱一个女人，她是狐狸精，最后只能被一刀劈死，面若桃花的白蛇动了凡人的心，从此被镇在雷峰塔下……苦于没有证据，我无法证明这些传奇中的真实成分，也无法证明终于有一天，我会长出一条尾巴来。

传奇中充满了隐喻，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个我，其实并不是我，那是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比喻。

传奇会提醒我，世界上充满了饥饿和动人的灵魂，它们在相互寻找。

当人群挤在一起，我总会感到饥饿，我吃掉大量梦境和神话，是为了寻找和我一样饿得要死的灵魂。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